



**HAL**  
open science

## 禪林筆記與大慧派禪僧仲溫曉瑩

Chao Zhang

► **To cite this version:**

Chao Zhang. 林 大慧派 僧仲 . International Zen Studies , 2018, 2, pp.179-198. <halshs-02414434>

**HAL Id: halshs-02414434**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2414434>**

Submitted on 2 Jun 2020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 Chan Miscellanea and "Dahui's Disciple Zhongwen Xiaoying (in Chinese)

著者	張 超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INTERNATIONAL ZEN STUDIES
volume	2
page range	179-198
year	2018-10
URL	<a href="http://id.nii.ac.jp/1060/00010168/">http://id.nii.ac.jp/1060/00010168/</a>

## 【歷史研究】

# 禪林筆記與大慧派禪僧仲溫曉瑩

張 超\*

(日本 駒澤大学)

一般認為，禪林筆記（亦稱「宗門隨筆」、「禪林軼事小說」）始於中國北宋末臨濟宗詩僧和史家惠洪（亦名德洪，1071-1128）的《林間錄》一書。這一書寫傳統在南宋時期發展成熟，並至少一直延續到明代（作品見以下禪林筆記列表<sup>1</sup>）。這些文本全部由臨濟宗、特別是大慧派僧人編寫<sup>2</sup>，每部由約一百到二百不等的條目組成，每一條目平均三四百字相對短小，主要記述十至十四世紀間幾千名禪林僧俗的軼事傳記，包含大量禪宗機鋒對話、詩文偈頌，以及一定數量的佛教歷史和語彙考證、經典教義闡釋、神異感應故事和宗教政治事件。隨著中日禪林的交流，這些中國僧人的著作也被帶至日本，在兩國分別流傳至今，留下眾多中日刊本、寫本和注本，形成一個可觀的文本體系。筆記的編撰者、序跋者和評註者中，既有極具影響力的僧人，如惠洪、宗杲（1089-1163，號妙喜、佛日、普覺、大慧等，以下簡稱大慧）、義堂周信（1325-88）、無著道忠（1653-1745）、白隱慧鶴（1685-1768），也有林羅山（1583-1657）這樣的一代大儒。一些作品更是作為中國歷代佛教著作的佼佼者，被收入大藏經或是《四庫全書》等教外權威叢書<sup>3</sup>。

### 禪林筆記列表

- 一、林間錄，惠洪，1107年序
- 二、羅湖野錄，曉瑩，1155年序

---

\*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駒澤大學研究員

- 三、大慧宗門武庫，大慧，1186年序
- 四、叢林公論，惠彬，1189年序
- 五、感山雲臥紀譚，曉瑩，約1191-1205年間
- 六、叢林盛事，道融，1197年序
- 七、人天寶鑑，曇秀，1230年序
- 八、枯崖漫錄，圓悟，1263年跋
- 九、山菴雜錄，無愠，1376年序

然而，這一從十二世紀起便在中日禪林內外得到廣泛關注的文學遺產，卻一直以來沒有引起東西方學界的足夠重視，無論是單本著作的校點譯註或深入解讀，還是從文類的角度對全體作品加以整體關照的研究都還不盡人意<sup>4</sup>。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禪林筆記由典型的宋元禪宗語言撰寫而成，充斥宗門典故及晦澀難懂的「活句」，造成不小的閱讀障礙。其次，筆記所載內容多樣，涵蓋禪宗歷史、教義、僧團組織、儀式、美學思想等諸多領域，且涉及宗教內外大量歷史人物和事件，因此需要以多學科的綜合視角加以解讀，這也給研究增加了困難。最後可能也是最主要的一點是，如同中國文人筆記小說長期以來一直處於主流古典文學的陰影之下，被認為是「道聽途說」、「不入流」的可疑資料而被束之高閣一樣，禪學研究中，相對於燈錄、語錄、公案集等「核心」文本，筆記也往往因為其邊緣性而受到忽略。

禪林筆記這一文類的特色首先反映在文本形式的碎片化。一般佛教史傳集的條目都遵循一定的組織原則。如南宋《佛祖統紀》的紀傳體，南宋《釋氏通鑑》的編年體，「高僧傳」系列的十科分類體，亦或是禪宗燈錄的譜系體等。而禪林筆記的條目是任意排列的，非常不利於閱讀定位。事實上，多位作者在序跋中坦言，書中所載均來源於個人交往、回憶或日漸積累的摘錄，所謂「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強」<sup>5</sup>。所以，這些文本並不是經過事先構思的預設書寫，而是瑣碎訊息的隨意堆棧。它們最初可能是禪宗史家為編撰正史而建立的素材庫，之後在宋代文人筆記全面發展的大環境下逐漸演化為獨立文體。

其次，禪林筆記包涵極其豐富的史料，與其他佛教史籍間的互文性較強。

筆記的書寫目的之一即是將不在叢林廣泛流傳的人物和事件保存下來公之於眾。因此，筆記作者往往通過採擇多種性質不同的素材（行狀、個人經歷、私人談話、公眾演說、金石銘文等），提供大量首度披露的獨家史料，這些信息有時甚至與禪宗正史內容明顯相左。所以，禪林筆記有助於突破我們對這一時期禪宗認識的盲點，或是考察一些禪宗正史閃爍其辭的敏感話題。另一方面，一些作者藉助筆記這種主觀性較強的書寫形式，有意識地補充、修正、評議其他佛教和禪宗史籍，促成文本間的對話，向讀者提供有關同一人物或事件的多方面訊息，或是指出文本背後的歷史書寫理念。

最後，人物塑造和人物品藻也是禪林筆記十分突出的方面。第一部筆記《林間錄》的書名據說來源於作者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的經歷<sup>6</sup>。體現魏晉清談的文人筆記《世說新語》（5世紀上半葉）及其在後世形成的「世說體」傳統，對惠洪等禪門作者的影響似乎不止於書名。同《世說新語》一樣，大多數禪林筆記條目圍繞一個或多個人物展開，一些人物在多部筆記或同一作品的多則條目中反復出現，將一般禪籍中孤立的個體串聯起來，凸顯出當時禪宗的社交網絡和群體動向。其次，禪林筆記也不追求完整的歷時性生平介紹，而是以小見大，通過個別的典型事件或言論，生動刻畫人物的精神境界、性格特征或教學風格，具有很高的文學和審美價值，讓人過目不忘。再次，雖然禪林筆記沒有確立類似「世說體」的人物品藻類目，但對修行和道德的品評意識同樣強烈。一些作者在條目最後附上類似歷代正史中「論贊」的評語，極力推崇有助於「輔宗教」的「典刑」，即禪宗理想人物<sup>7</sup>，在為讀者提供談資之餘，也樹立起便於模仿的行為楷模。因此，與《世說新語》的「魏晉風度」相對應，禪林筆記勾勒出的可以說是一幅「宋型宗門風度」的群像。

文類的誕生是當時知識人生活的寫照，禪林筆記便是僧團精英在宋代禪宗意識形態和文人筆記發展共同影響下的產物。在宋代全面制度化的禪宗，除了編訂更為周詳的清規和更為系統的教義，也產生了整體構建宋前和當代宗門歷史的強烈欲求。而隨著宋代禪宗僧團的不斷文人化，越來越多的僧人確實具有了從事歷史書寫的文字表達能力和史學意識<sup>8</sup>。因此，在進一步發展

晚唐五代燈錄體的同時<sup>9</sup>，宗門創造出一系列新型歷史書寫形式，以整合當時日趨豐富、性質各異的史料。在宋代進入成熟期的文人筆記書寫正是迎合了禪宗的這一需求。文人筆記在宋代不僅在數量上突破以往，達到五百多部，而且內容也更為多元，另外筆記文本本身的結構也從此時固定下來。這種歷來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邊緣書寫，因其形式靈活且利於主體意識表達，從北宋中期開始獲得歐陽修（1007-72）、蘇軾（1037-1101）等一流文人的青睞而流行開來<sup>10</sup>。禪林筆記即是將宗教史傳披上俗世文學外衣而成的宋代禪宗新文體之一，在構築宗門自我身份和集體記憶的同時，也因為更符合士人的閱讀習慣，而將傳教有效地延伸到了整個知識人階層。

## 二

以下將以一位禪林筆記作者——臨濟宗大慧派僧人曉瑩（字仲溫，號雲臥菴主）為例，具體介紹二部筆記作品。從上文的筆記列表中可以看到，曉瑩是唯一一位留有兩部作品的作者。儘管惠洪《林間錄》是筆記文類的初音，但曉瑩作品的影響可能更大。一方面，二位後代作者在序跋中都表明自己是因受到曉瑩筆記啟發而著書，即有意識地去繼承他所確立的書寫模式<sup>11</sup>。另一方面，後代作品在內容和風格上也確實更接近曉瑩的筆記<sup>12</sup>。因此，可以說曉瑩是禪林筆記的實際奠基者。

有關這位南宋初禪僧的生平，傳世文本中資料極少。明代《續傳燈錄》（1375-76）首次將其列為大慧法嗣（九十四位法嗣中第五十四位）<sup>13</sup>，而他的傳記要等到《增集續傳燈錄》（1417）和《大明高僧傳》（1617）中才出現，內容十分簡略<sup>14</sup>。除此之外我們所能找到的，只有大慧下二世居簡（1164-1246）為他和另一位臨濟楊岐派禪師共同撰寫的一篇祭文〈祭羅湖雲臥菴主瑩仲溫雪堂老宿聰首座〉<sup>15</sup>，以及曉瑩本人文字中自述的零星內容了（見下）。從這些十分有限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其一，雖然與大慧的師承關係得到了宗門認可，但曉瑩的宗教經驗和成就似乎並不突出。他的傳記資料中沒有出現語錄等教義教學內容，他的名下也沒有正式法

嗣。其二，作為被納入禪宗譜系的精英僧人，曉瑩對僧團的價值體現在他的文字、特別是他的筆記，在禪宗集體記憶中，他是以學問僧、詩僧或隱者的形象出現的。

以下我將在上述傳記資料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各類文獻，嘗試還原曉瑩一生的大致輪廓。首先，有關僧人的生卒年代，目前所有一手資料中都沒有記載。在他的第二部筆記《感山雲臥紀譚》（以下簡稱《感》）所附長信〈雲臥菴主書〉（以下簡稱〈書〉）中有「愚行年六十有八」的自述<sup>16</sup>，因此學者多以〈書〉的寫作年代為線索，推算曉瑩生年。如柳田聖山〈禪籍解題〉認為此信晚於1183年，而推出曉瑩可能生於1116年<sup>17</sup>。椎名宏雄則認為此信作於1178年以後，並推出曉瑩生於政和年間（1111-20）、卒於淳熙末年（1189）的結論<sup>18</sup>。我的觀點是〈書〉成立的時間可能更晚，約在1191-1205年之間，曉瑩的生年由此在1122年以後，論據如下。

首先，曉瑩在〈書〉末寫道，自己前一天聽說同門宗演（即收信人）推辭了出世福州秀峰寺的召請<sup>19</sup>。由於這一召請是由趙汝愚（1140-96）擔任福建軍帥期間（1182-85）向宗演提出的<sup>20</sup>，所以這封信的寫作時間至少從1182年起。其次，曉瑩在〈書〉中多次提及《感》書，這表明前者的成立時間不會早於後者。那麼《感》是何時成書的呢？有關這個問題，有如下幾種意見。

- 元代《佛祖歷代通載》（1341）給出1155年<sup>21</sup>。而這一時間早於《感》中多則軼事的發生年代，所以肯定有誤，可能是編者套用了曉瑩第一部筆記《羅湖野錄》（以下簡稱《羅》）自序的年份。這一觀點被小野玄妙《佛書解說大辭典》沿用<sup>22</sup>。
- 柳田聖山認為該書大致作於1178年，沒有給出解釋<sup>23</sup>。椎名宏雄和石井修道沿用此論<sup>24</sup>。
- 陳士強指出本書中時間最晚的記事為〈御註圓覺經〉條，以宋孝宗趙昚（1162-89在位）為主人公。由於在條目中使用了趙昚的廟號「孝宗」，所以本書只能寫在1190年之後。此外，他還將本書的最晚成書時間限制在寧宗嘉定末（1224）<sup>25</sup>。

如果我們以廟號為依據的話，趙昶實際是在 1194 年去世後才獲得「孝宗」之號的<sup>26</sup>。但是由於手稿中的帝王稱謂經常會在後代刊印之時被更改，以符合刊印時代的視角，所以似乎應找出更為直接的論據。事實上，〈御註圓覺經〉條最末提到受賜御註《圓覺經》的徑山傳法僧寶印，說他「示寂諡曰慧辨禪師」<sup>27</sup>。據《五燈會元》記載，臨濟楊岐派克勤（1063-1135，號圓悟，以下簡稱圓悟）下二世寶印禪師於紹熙元年十二月初七、即 1191 年 1 月 4 日去世<sup>28</sup>。因此，《感》書應成立於 1191 年之後。此外，《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後附有編訂者宗演寫於開禧乙丑（1205）的跋，其中強調他是根據曉瑩〈書〉中指出的勘誤意見對住越州興善寺僧祖詠所作《大慧年譜》進行了修訂<sup>29</sup>。所以〈書〉的撰寫時間應在此年以前。綜上所述，我認為〈書〉可能在 1191-1205 年之間的某個時間寫成。至於曉瑩去世的時間，《增集續傳燈錄》中〈吉州青原信庵唯禪禪師〉傳提到紹熙三年（1192），大慧下二世唯禪過世後，曉瑩為這位法侄兼摯友撰寫了行狀<sup>30</sup>。所以，很可能到這一年他還在世。

以下是曉瑩宗教生涯中的主要事件。生於洪州（今江西南昌），在 1141-1155 年大慧貶謫衡、梅（今湖南衡陽、廣東梅州）期間，成為大慧親近弟子，在梅州報恩寺任堂司一職時，受到大慧贈予自己說法所用著名法器「竹篋」。1156 年，長年邊地流離之後，大慧終被恢復僧籍，次年出世聚集一萬二千眾的明州阿育王寺（今浙江寧波）。在這苦盡甘來之際，曉瑩沒有追隨老師，而是獨自來到位於洪州東南六十公里處的羅湖地區（今江西撫州），「杜門卻掃，不與世接」<sup>31</sup>。但在這段隱居生活期間，他不僅繼續保持和大慧僧團的聯繫，還編撰了第一部筆記作品《羅》，深切緬懷師友及北宋禪林的舊聞軼事。1163 年，大慧去世前後，曉瑩前往徑山能仁寺（今浙江餘杭）治喪，擔任掌記。此後，他於 1171 年遷至城山（位置不明），所建茅舍以士人孫觀（1081-1169）所書「雲臥菴」命名，且從此自號「雲臥菴主」。因「山頂高寒不適老者居住」<sup>32</sup>，又於 1178 年跟隨徒弟改遷曲江感山海慧寺（今江西豐城）。該寺條件艱苦，只靠親舊出資建造小輪藏維持生計，這樣的生活可能一直持續到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曉瑩生命的最後。他的第二部筆



記《感》是在這段晚年時光寫成的。

除了筆記，曉瑩還緊隨當時禪門熱衷為名僧大德單獨立傳的潮流，著有至少〈大慧正續傳〉、〈無垢問道傳〉和〈無著投機傳〉三篇單傳，分別記載老師大慧、同門居士法嗣張九成（1092-1159）和同門尼僧法嗣妙總（1095-1170）的禪門經歷。它們均由另一部宋代禪林筆記《人天寶鑑》援引而保存下來，提供了不載於當時其他文獻的珍貴信息<sup>33</sup>。此外，曉瑩還十分關注當時其他佛教史書的撰寫，因不滿僧人祖琇所撰佛教通史《隆興佛運統紀》的紀年偏差，自己製作了一幅〈釋迦文佛住世圖〉，將佛陀釋迦摩尼的一生以圖像年譜的形式表現出來，可謂佛教歷史書寫的新穎體例<sup>34</sup>。在詩學成就方面，《四庫提要》稱曉瑩「頗解吟詠」<sup>35</sup>，他曾被南宋出版家陳起選入《聖宋高僧詩選》，但留下的完整作品只有〈南昌道中〉及〈書〉中自撰的四首偈頌<sup>36</sup>。釋紹嵩（1194-？）《亞愚江浙紀行集句詩》中收有曉瑩一百三十多句殘詩，可見其當時創作之豐富<sup>37</sup>。

從以上的生平概況可以看出，無論在隱居之前還是之後，大慧及其眾多僧俗弟子形成的禪宗社交網絡，構成了曉瑩生活和創作的軸心。網絡成員不僅直接參與到他的宗教活動中，而且還是他文字實踐（筆記、傳記創作、書信）的母題。

作為曉瑩嗣法師和宋代禪宗領軍人物之一的大慧，對曉瑩的影響是持久、全面和深刻的。他的二部筆記中涉及大慧的條目最多，且在不少記事中都強調信息源自大慧本人，而〈書〉更是致力於《大慧年譜》的修正。大慧以外，〈書〉的收信人、同門宗演禪師也是曉瑩欽仰的知交之一。這位現存《年譜》的編訂者參詢大慧開悟後，在徑山與老師分座說法，被曉瑩譽為「辣手段、大鉗鉗」<sup>38</sup>。宗演也深受大慧影響，與幾位同門共同編訂三十卷《大慧廣錄》，在大慧去世後甚至決意不再離開師門徑山一步，多次推辭住持召請，雖然最終還是在晚年被推出常州華藏寺（今江蘇無錫）<sup>39</sup>。他的語錄很快就被編入1238年刊行的《續刊古尊宿語要》流行<sup>40</sup>，眾多頌古也散存於《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宗鑑法林》等書。這些法語除了反映僧人的禪學修養，也體現出精湛的文字駕馭能力。宗演可能於1205年後不久去世，擁

有四位正式法嗣<sup>41</sup>。另一位與曉瑩頗有交情的大慧派人物是上文提到的尼僧妙總。作為男性禪師的曉瑩，不僅請這位女流為自己的著述《羅》作序，還為她專門立傳，這在整個佛教史都是極為罕見的現象，推崇可見一斑<sup>42</sup>。妙總出身官宦之家，為北宋宰相蘇頌（1021-1101）孫女，婚後皈依佛門，參遍禪德，獲得了包括曹洞禪師清了（1088-1151）在內眾多名僧的法印。而她始終懷疑自己的修行水平，直到受到大慧首肯，繼而專程前往徑山跟隨大慧修行，一坐二十多年，成為大慧的主要法嗣之一。其犀利潑辣的禪風，特別是作為女性向宗門父權的大膽挑戰，贏得了男性禪師的尊重和讚譽<sup>43</sup>。離開徑山後，妙總於1162年六十八歲之際終於正式剃度，次年出世平江資壽寺（今江蘇蘇州），但不久即隱退故鄉，直到1170年逝世。雖然沒有正式法嗣的記載，妙總的語錄和傳記存於多種佛書<sup>44</sup>。同曉瑩和宗演一樣，她也顯示出充分的文學才能，詩作為清代《宋詩紀事》所收<sup>45</sup>。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曉瑩的「方外友」孫觀。曉瑩在1171年以孫氏生前所贈「雲臥」二字命名自己的菴舍，且從此自號「雲臥菴主」，稱孫氏為「知予者」<sup>46</sup>，可見孫氏對他意義特殊。鴻慶居士孫觀官宦生涯臭名昭著，屢次因無操守而遭羈管免職、同輩貶斥，《宋史》無傳<sup>47</sup>。但文章卻是一代楷模，南宋初與汪藻（1079-1154）、洪邁（1123-1202）、周必大（1126-1204）齊名<sup>48</sup>，甚至被譽為蘇軾「遺體」<sup>49</sup>。孫觀對佛教的傾心從他的文集中不難看出：大量有關佛教活動的〈請疏〉、禪師〈塔銘〉、〈真贊〉，特別是與大慧之師圓悟及雲門僧人智訥（1079-1158）的親近往來<sup>50</sup>。此外，孫觀從子、兵部郎中孫大雅（活動期1133-65）也是大慧門下「恪誠扣道、親有契證」的士大夫之一<sup>51</sup>。曉瑩與孫觀的相識可能正是通過孫家與克勤一大慧一脈的聯繫。老年孫觀自紹興中期開始遠離朝政，隱居太湖直到去世，曉瑩在彼時遇到的他可能更是一名純粹的文人，其對佛教的支持和「晚而愈精」的文采自然促成了二人的友誼<sup>52</sup>。除了在《感》書自敘和〈書〉中提及孫觀，曉瑩也在筆記中記載了一則他的讖言軼事<sup>53</sup>。

### 三

在對曉瑩的生平、著述、宗教環境和交友圈有了大致的了解後，現在我將簡要介紹一下他的兩部代表作《羅》和《感》的構成，以及它們內容上的特色一種。

二書的成書時間上文已提到，《羅》約在 1155 年前後，《感》在十二、十三世紀交替之際。《羅》在中日兩國都有流傳，有近二十個刊本，包括林羅山所書的三個日本寫本和至少五個日本手抄注本。在中國明代入《嘉興藏》，清代與《林間錄》一起被列入總共十三部著作的《四庫全書》子部釋家類，在日本則被收入近代的《大日本續藏經》。據椎名宏雄推測，此書在中日的傳播彼此獨立。而《感》書似乎在宋代刊行之後就在中國本土失傳了，目前存本都出自日本，約有刊本近十種，寫本二種。江戶時代，無著道忠為兩書共通記事作《雲臥紀談對校》一卷，元珍著有《感山雲臥紀談輯略》四卷，對筆記本身和附信都作了十分詳盡的註解。本書也收在《大日本續藏經》<sup>54</sup>。

《羅》（流布本為續藏經本）由上下兩卷九十七則條目構成，前附有曉瑩 1155 年自序，後附有尼妙總 1160 年跋<sup>55</sup>。我在閱讀中發現本書與《雪堂行和尚拾遺錄》內容有相當的重合。《雪堂行和尚拾遺錄》亦名《宗門武庫拾遺》，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大慧同輩、臨濟楊岐派僧人道行（1089-1151）所作，附於《大慧宗門武庫》一起流傳，石井修道曾將其列為禪林筆記一種<sup>56</sup>。此書共計 37 則條目，其中與《羅》全部或部分重合者多達十六則，與《林間錄》和《感》重合者各一則。另外，書中有五則條目記載道行本人言行，而使用第三人稱記敘。以上種種跡象看來，《雪堂行和尚拾遺錄》似乎不是道行所著，具體性質還有待進一步考察。《感》（五山版巖瀨文庫本）由上下兩卷九十六則條目構成，前附曉瑩自序，後附三萬字〈書〉，主要糾正祖詠《大慧年譜》和當時其他一些佛教史傳的編寫錯誤。從江戶時期《感山雲臥紀談輯略》起，每則筆記條目被冠以題名形成目錄附於文首。

從傳記資料角度來看，二書條目主人公大多生活在十一世紀初到十二世紀

末的近二百年間。除了佛教僧團以外，以宋代知名士人和君王為主的俗世崇佛群體也是重要記述對象，相關條目超過二書的四分之一。僧尼人物中臨濟宗為數最多，其次是雲門，曹洞僅 5 人，法眼 2 人，漚仰 1 人。臨濟內主要是黃龍和楊歧二支，數量上大體持平。黃龍派禪師中記述最為豐富的是慧南（1002-69）下二世悟新（1043-1116）12 則和惟清（卒於 1117）9 則。這兩位北宋後期臨濟宗的靈魂人物，特別是前者的傳記，也是〈書〉的關注重點。楊歧方面，涉及大慧本人言行的條目最多，約佔二書內容的六分之一。其次是楊歧「三佛」中的佛果圓悟 12 則和佛眼清遠（1067-1120）8 則。此外，以大慧直系法嗣為主要人物的條目有 16 則，大多介紹少有傳記資料的弟子，如薦福悟本、枯木祖元、書記修仰、舟峰慶老（卒於 1143）、祖麟、大悲閑、信無言等。二書所述人物事件富含細節，基本不見於其他同時代資料，因此無論是研究北宋黃龍派、兩宋之際的楊歧和大慧僧團，還是考察宋代士人皇族的個人宗教實踐，這二部筆記都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是佛教正史傳記的有力補充。

從宗教學角度來看，二書透露出當時禪宗生存狀態的多方面信息。比如在之前的一篇研究〈禪林筆記與宋代中國佛教法系建設〉中，我系統觀察了包括二書在內的宋代禪林筆記中有關師徒法系繼承糾紛的一系列記載，發現這些筆記資料所體現的禪宗傳法情況與燈錄等禪宗正史資料有較大出入。如果說後者致力於描繪一師一徒明確對應的、以純精神共鳴為基礎的、崇尚老師權威的傳法理想的話，筆記則可能揭露出更為現實的一面，即禪門承嗣關係的多邊性、爭議性和世俗性。這些承嗣矛盾可能一方面源於宋代禪宗承嗣制度中老師和學僧之間的不對等關係，即學僧實際在選擇法系上具有壓倒老師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同宋代世俗官僚系統一樣，宋代禪宗僧人的高流動性可能也是師徒關係複雜化的原因之一<sup>57</sup>。

除了法系問題，女性禪修者地位在宋代的上升也是曉瑩筆記中較為突出的方面，以下在本文的結尾簡要介紹一下這一主題。雖然禪宗在教義上宣揚眾生皆可成佛，但事實上被宗門認可的女性為數極少。比如集宋代燈錄大成的《五燈會元》（1252）是宋代燈錄中收入女性數量最多的一部，但皇皇二十卷

約二千禪宗精英傳記中，只載有二十一位女性法嗣，其中宋人十四位，九位尼僧，五位在家人<sup>58</sup>。曉瑩二部筆記一百九十三則條目中，載有六位宋代女性的修行軼事，這個比例明顯高於同時代其他禪宗史傳。這六位女性中，四人在南宋即被納入宗門法系，其餘二人在明代。六人中五人臨濟一人曹洞，五位尼僧一位在家人。而最後這位名為「俞道婆」的金陵（今江蘇南京）小商販，是整個禪宗史上第一位以法嗣身份被載入燈史的社會底層女性。這裡試簡單討論尼僧的情況<sup>59</sup>。以下先對五位尼僧的生平作一大致介紹，再談談我的思考。

- 空室道人智通（卒於 1124），法名惟久，黃龍派惟清以「空室道人」號之，為叢林知名。直龍圖閣范珣之女，嫁與蘇頌孫蘇梯，因從兄守官豫章分寧（今江西修水），遂參黃龍派悟新禪師于雲巖寺，得法。政和間（1111-18）居金陵，受到當時住蔣山的圓悟以及清遠禪師稱賞。後於姑蘇西竺院（今江蘇蘇州）薙髮為尼，宣和六年跏坐而終。《羅》為最早記載尼惟久的資料，與之後首次將該尼列入法系的《嘉泰普燈錄》傳記內容基本不同<sup>60</sup>。
- 淨智大師尼慧光（卒於 1124-26 間），史家范祖禹（1041-98）姪，嗣法曹洞宗法成（1071-1128），宣和三年（1121）敕住東京開封妙慧尼寺。徽宗朝（1100-26），曾受朝廷賜法衣，於御前說法，聽眾無不歎服。去世後，中書舍人韓駒（卒於 1135）撰其塔銘。《感》為最早記載尼慧光的資料，內容相比《嘉泰普燈錄》慧光傳更為豐富<sup>61</sup>。
- 曉瑩三位同門：大慧法嗣無際道人尼慧照（卒於 1177）、超宗道人尼普覺和關西尼真如。前二位彼此相識，分別為兵部侍郎張淵道之女及兵部和戶部侍郎劉岑（1087-1167）猶子之母。二人拜在大慧門下並非偶然：無際道人的落髮師正是尼妙總，而劉岑也是大慧派知名的「解空居士」<sup>62</sup>。二人曾一同在徑山學法，之後無際出家並繼任其師妙總在資壽寺的法席。乾道七年（1171）遷臨平明因寺（今浙江杭州），淳熙四年去世，荼毗時有舍利等異象，臨時停放靈柩的地方還出現湧泉<sup>63</sup>。至於尼真如，原本為負責記錄天子行事的女官內夫人，因服侍崇佛的徽宗貴妃喬氏，得以剃度出家參訪四方。在小谿雲門寺（今福建泉州）向大慧求法，受到大慧極力稱讚<sup>64</sup>。據《年譜》所載，紹興十五年（1145）大慧曾為她說法，次年，受真如請又作〈補陀大士

讚)、〈文殊問疾讚〉二文<sup>65</sup>。三人中無際道人在南宋成書的《年譜》中被列為大慧法嗣，尼普覺和尼真如的法嗣地位在明代《續傳燈錄》中得以確立<sup>66</sup>。除了筆記，三人傳記資料均不見於其他宋代禪籍。

二部筆記高度肯定這些同時代尼僧的修行境界，不僅強調圓悟、大慧等一代宗師身體力行大力宣傳這些「女流中真大丈夫」<sup>67</sup>，還記敘了女禪師同男禪師一樣受到俗世政權的禮遇。從倫理和美學角度來看，自信、大度、果斷、聰慧、正直，這些通常被用來刻畫古代中國男性的品質，被筆記作者毫不吝嗇地使用在這些女性身上。相對一百多年前《景德傳燈錄》中曖昧的女性禪修者形象，女性的地位無疑有了明顯的改善<sup>68</sup>。除了筆記中的五位尼僧，曉瑩對尼妙總也推崇備至，這在上文已經指出。這一對女性的重視可能來自其師大慧的影響。《聯燈會要》(1183)所列大慧法嗣九人中就有二位尼僧妙總和妙道，《嘉泰普燈錄》(1204)中又增添一位俗家女法嗣秦國夫人計妙真(卒於1156)<sup>69</sup>。而據《年譜》所列法嗣名單，還可以加上無際道人。這樣，大慧被宋代禪林認可的女法嗣達到四位，位居宋代禪僧之首。此外，大慧全體著述中向其學法問道的女性更為廣泛，總計人數近二十人<sup>70</sup>。有意思的是，大慧老師圓悟也表現出對女性參禪的格外支持，法嗣中列有三位女性<sup>71</sup>。

然而，我們同時也看到，這些女性即便成為寺院住持，也沒有正式傳法、發展法嗣的記載。這使得她們在禪宗譜系中的作用類似於同樣從南宋起大量產生的宋代居士法嗣，即只能被動地受法，而不能和僧人一樣有效地拓展法系。因此，這些尼僧的宗教地位並不同於僧人。就筆記中的尼僧形象而言，她們往往不具備溫柔、賢淑等典型的古代中國女性優點，取而代之的是強硬的態度和堅韌的意志。一些女性還積極吸收和使用男性禪師話語<sup>72</sup>，以比男性禪師更為乖張的方式觸犯清規或社會倫理準則，展現自己敢於破除一切束縛的英雄氣概。比如，筆記中記載的尼慧光，在與男性禪師一同受命禁中說法時，一方面以男性化的謙語「山僧」自稱，另一方面竟公然表示自己無法可說，「以法衣覆頂」後下座<sup>73</sup>。這些中性化或者男性化的描寫，實際上透露出宋代禪門不甚徹底的平等觀，它們似乎暗示女性修行者只有在剔除



傳統女性特質、易裝為男性後，才有可能達到修行的終極境界。此外，只要對這些尼僧的社會背景稍作考察就能發現，她們全部來自宋代社會頂層。當時越來越被納入世俗政權控制之下的禪宗教團，一方面加強與中高層官員士人的直接往來，以爭取國家寺院的出世機會，另一方面也通過對極少數宮廷和官宦之家女性的接納和推崇，贏得她們背後家族和社會權力網絡的支持。因此，我們不得不以辨證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女性在宋代中國父權社會和父權宗教團體內取得的成功。

### 【參考書目】

- 《歷代法寶記》，《大正藏》第 51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2。
- 宋·惠洪述、本明編，《林間錄》，《新叢統藏》第 87 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 宋·曉瑩編，《羅湖野錄》，《新叢統藏》第 83 冊。
- 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新叢統藏》第 86 冊。
- 宋·曇秀編，《人天寶鑑》，《新叢統藏》第 87 冊。
- 宋·道融編，《叢林盛事》，《新叢統藏》第 86 冊。
- 宋·宗杲述，《大慧普說》，《叢正藏》第 59 冊，京都：藏經書院，1902-1905；臺北：新文豐，1980。
- 宋·宗杲述，《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第 47 冊。
- 宋·宗杲述，《普覺宗杲禪師語錄》，《新叢統藏》第 69 冊。
- 宋·師明編，《續刊古尊宿語要》，《新叢統藏》第 68 冊。
- 宋·悟明編，《聯燈會要》，《新叢統藏》第 79 冊。
- 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新叢統藏》第 79 冊。
- 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總目錄》，《新叢統藏》第 79 冊。
- 宋·普濟編，《五燈會元》，《新叢統藏》第 80 冊。
- 宋·居簡撰，《北磻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孫觀撰，《鴻慶居士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孫觀撰，《內簡尺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宋·梁克家編，《淳熙三山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元·脫脫等編，《宋史》，《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元·念常編，《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第 49 冊。
- 明·無愠述、居頂編，《山菴雜錄》，《新刊統藏》第 87 冊。
- 明·居頂編，《續傳燈錄》，《大正藏》第 51 冊。
- 《續傳燈錄目錄》，《新刊統藏》第 83 冊。
- 明·文琇編，《增集續傳燈錄》，《新刊統藏》第 83 冊。
- 明·如惺編，《大明高僧傳》，《大正藏》第 50 冊。
- 明·明河編，《補續高僧傳》，《新刊統藏》第 77 冊。
- 明·宋奎光編，《徑山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第 31-32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1985。
- 清·厲鶚編，《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清·王士禎編，《香祖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日·元珍撰，《感山雲臥紀譚輯略》，駒澤大學藏本，1717。
- 小野玄妙編 1933-1936 《佛書解說大辭典》，東京：大東出版社。
- 駒澤大學圖書館編 1962-1964 《新纂禪籍目錄》，東京：駒澤大學圖書館。
- 昌彼得等編 1974-1976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 1998 《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曹剛華 2006 《宋代佛教史籍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士強 2007 《大藏經總目提要：文史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垣 2001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初版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 程千帆、吳新雷 1991 《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馮國棟 2014 《景德傳燈錄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石井修道 1973 〈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駒澤大學仏教学部研究紀要》31，283-306。
- 1980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中）〉，《駒澤大學仏教学部研究紀要》38，97-133。
- 1982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下）〉，《駒澤大學仏教学部研究紀要》40，129-175。
- 1984 〈十一種宋代禪門隨筆集人名索引（上）〉，《駒澤大學仏教学部研究紀要》42（1984），175-126。
- 1987 《〈景德伝灯録〉の歴史的な性格》，《宋代禪宗史の研究》（東京：大東出



- 版社, 1987), 頁 1-105。
- 2002 〈南宋禪をどうとらえるか〉, 《宋代禪宗の社会的影響》(東京: 山喜房  
 仏書林, 2002), 頁 83-156。
- 2003 〈宋代禪宗史の特色〉, 《東洋文化》83 (2003): 153-185。
- 牧田諦亮 1955 〈宋代における佛教史學の發展〉,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2 (1955):  
 631-633。
- 椎名宏雄 1982 〈宋元版禪籍研究 (六) 羅湖野録・感山雲臥紀談〉, 印度學佛教學  
 研究 61(1982): 286-289。
- 2016 《綱要・清規》《五山版中国禪籍叢刊》第五卷, 京都: 臨川書店。
- 柳田聖山 1974 〈禪籍解題〉, 《禪家語録》, 東京: 筑摩書房。
- 柳田聖山、椎名宏雄 1999-2001 《禪學典籍叢刊》, 第四卷, 京都: 臨川書店。
- 張超 2015 〈唐宋禪宗文學婆子形象之比較研究〉, 《佛教思想與當代應用》,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 張暉 1993 《宋代筆記研究》, 武昌: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朱剛、候體健編 2017 《宋代文學評論 第二輯 筆記研究專輯》, 北京: 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 de Weerdt, Hilde. 2015.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Fu Dawei. 2007.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Hors série: 103-  
 130.
- Hsieh, Ding-Hwa E. 1999. "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 of the Sung  
 Period." In Gregory, Peter N. & Getz, Jr. Daniel A., eds., *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148-187.
- Jan Yun-hua. 1964.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Sung China."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14.2 (1964): 360-381.
- Levering, Miriam. 1982. "The Dragon Girl and the Abbess of Mo-shan: Gender and  
 Status in the Ch'an Buddhist Tradition."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5.1 (1982): 19-36.
- . 1992. "Lin-chi (Rinzai) Ch'an and Gender: The Rhetoric of Equality and the  
 Rhetoric of Heroism." In Jose Ignaci Cabezon, ed., *Buddhism, Sexuality, and*

- Gender* (Delhi : Sri Satguru), pp. 137-156.
- Welter, Albert. 2004. "Lineage and Context in the Patriarch's Hall Collec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s." In Steven Heine & Dale S. Wright, eds., *The Zen Canon: Understanding the Classic Tex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37-180.
- . 2006. *Monks, Ruler, and Literati: The Political Ascendancy of Chan Buddh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Chao. 2015. "Aperçu sur les *biji* ou les miscellanées du bouddhisme Chan." *Études chinoises* 34.1 (2015): 105-132.
- . 2017. "Chan Miscellanea and the Shaping of the Religious Lineage of Chinese Buddhism under the Song."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21 (2017): 134-195.

## 【注】

- 1 其中第一、二、五、六、七、八、九部被譽為「七部書」。本表的確立過程及作品的詳細介紹，見拙作 Chao Zhang, "Aperçu sur les *biji* ou les miscellanées du bouddhisme Chan."
- 2 筆記列表中二、三、五、七、八部編集者皆屬大慧派。
- 3 見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研究（六）羅湖野錄・感山雲臥紀談〉，及《禪學典籍叢刊》和《五山版中国禪籍叢刊》中《林間錄》等其他五部作品的解題。另見陳士強，〈大藏經總目提要：文史藏〉，第二冊，頁 561-604。
- 4 相關研究詳見拙文 Chao Zhang, "Aperçu sur les *biji* ou les miscellanées du bouddhisme Chan," pp. 108-109, 注 6。
- 5 宋·惠洪集、本明編，〈林間錄〉，〈序〉，頁 245 上。
- 6 同上注。
- 7 宋·曉瑩編，〈羅湖野錄〉，〈跋〉，頁 396 中。宋·曇秀編，〈人天寶鑑〉，〈序〉，頁 1 中。
- 8 宋代佛教史籍發展狀況，見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頁 77-89, 94-124。牧田諦亮，〈宋代における佛教史學の發展〉。Jan Yun-hua,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Sung China". 曹剛華，〈宋代佛教史籍研究〉。
- 9 有關宋代禪宗燈錄的發展，見石井修道，〈《景德傳燈錄》の歴史的 성격〉；〈南宋禪をどうとらえるか〉；〈宋代禪宗史の特色〉。Albert Welter, "Lineage and

- Context in the Patriarch's Hall Collec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s"; *Monks, Ruler, and Literati*. 馮國棟, 《景德傳燈錄研究》。
- 10 有關宋代文人筆記的整體研究, 見張暉, 《宋代筆記研究》。Fu Dawei,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pp. 281-426. 朱剛、侯體健編, 《宋代文學評論 第二輯 筆記研究專輯》。
  - 11 宋·道融編, 《叢林盛事》, 〈序〉, 頁 685 上。明·無愠述、居頂編, 《山菴雜錄》, 〈序〉, 頁 114 上。
  - 12 在傳記人物年代上, 曉瑩筆記以宋人為核心, 《林間錄》則時間跨度較大, 上至三國下至北宋。後代筆記除《人天寶鑑》含有個別中古時代人物以外, 記述對象多集中在宋元時期。在筆記內容方面, 曉瑩作品主要由他人言行事跡構成, 屬於史料筆記類, 《林間錄》內容更為多元, 含有不少作者惠洪本人對佛經的闡釋和作者的親身經歷。後代除明代名僧無愠《山菴雜錄》中含有較多主觀感想和議論, 其他多以記述他人言行為主。
  - 13 明·居頂編, 《續傳燈錄》, 卷三, 頁 685。
  - 14 明·文琇編, 《增集續傳燈錄》, 卷六, 頁 351。明·如惺編, 《大明高僧傳》, 卷八, 頁 933。
  - 15 宋·居簡撰, 《北磻集》, 卷十, 頁 167。
  - 16 宋·曉瑩編, 《感山雲臥紀譚》, 〈書〉, 頁 684。
  - 17 柳田聖山, 〈禪籍解題〉, 195 條, 頁 488。
  - 18 椎名宏雄編, 《綱要·清規》, 頁 633。
  - 19 宋·曉瑩編, 《感山雲臥紀譚》, 〈書〉, 頁 684。
  - 20 宋·道融編, 《叢林盛事》, 卷二, 頁 706。元·脫脫等編, 《宋史》, 卷三九二, 〈趙汝愚〉, 頁 11982-11983。宋·梁克家編, 《淳熙三山志》, 卷二十二, 頁 25。
  - 21 元·念常編, 《佛祖歷代通載》, 卷二十, 頁 688。
  - 22 小野玄妙編, 《佛書解說大辭典》, 卷一, 頁 231。
  - 23 柳田聖山, 〈禪籍解題〉, 195 條, 頁 488。
  - 24 椎名宏雄編, 《綱要·清規》, 頁 633。石井修道, 〈十一種宋代禪門隨筆集人名索引(上)〉, 頁 175。
  - 25 陳士強, 《大藏經總目提要: 文史藏》, 第二冊, 頁 580-581。
  - 26 元·脫脫等編, 《宋史》, 卷三十五, 〈孝宗〉, 頁 691。
  - 27 宋·曉瑩編, 《感山雲臥紀譚》, 卷一, 頁 670 中。

- 28 宋·普濟編《五燈會元》，卷二十，頁435。
- 29 石井修道，〈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中）〉，頁132。
- 30 明·文琇編，《增集續傳燈錄》，卷一，頁273上。
- 31 宋·曉瑩編，《羅湖野錄》，〈序〉，頁375上。
- 32 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序〉，頁659上。
- 33 宋·曇秀編，《人天寶鑑》，頁16，6，21。
- 34 此圖不存。日本元珍注本《感山雲臥紀談輯略》中擬出。日·元珍撰，《感山雲臥紀談輯略》，卷坤下，〈書〉，頁24。
- 35 《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四庫提要》網站，<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ShikoTeiyo/0302301.html>（2018.07.23 上網檢索）。
- 36 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書〉，頁680下，684。
- 37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三十二冊，頁20575-20582。
- 38 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書〉，頁680下。
- 39 宋·道融編，《叢林盛事》，卷二，頁706下。有關《大慧廣錄》以及宋代入藏大慧語錄的構成，見石井修道，〈大慧語錄的基礎的研究（上）〉。
- 40 宋·師明編，《續刊古尊宿語要》，卷五，頁477-479。
- 41 宋·普濟編，《五燈會元》，卷二十，頁424下。明·居頂編，《續傳燈錄》，卷三十三，頁700中。
- 42 曉瑩解釋自己為妙總立傳的原因時，將其比作據說得到達磨之肉的尼總持。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書〉，頁684上，「至於収無著者，蓋依彷彿磨傳載尼總持，在於無著，則不忝耳」。有關尼總持，見《歷代法寶記》，頁181上。
- 43 Hsieh, Ding-Hwa E., "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 of the Sung Period," pp. 162-166.
- 44 宋·悟明編，《聯燈會要》，卷十八，頁156-157。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卷十八，頁405。宋·普濟編，《五燈會元》，卷二十，頁427-428。石井修道，〈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中）〉，頁102-103。宋·宗杲述，《大慧普說》，卷三，頁907。宋·曇秀編，《人天寶鑑》，頁21。明·宋奎光編，《徑山志》，卷三，頁330。
- 45 清·厲鶚編，《宋詩紀事》，卷九十四，頁2274。
- 46 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序〉，頁659上。
- 47 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第三冊，頁1913。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頁527。《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四庫提要》網站，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ShikoTeiyo/0330401.html> (2018.07.23 上網檢索)。

- 48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頁 543。
- 49 清·王士禎編，《香祖筆記》，卷六，頁 24。
- 50 宋·孫觀撰，《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九，頁 290-297，卷三十，頁 302，卷三十二，頁 325-329，331-333，卷四十二，頁 464-466。宋·孫觀撰，《內簡尺牘》，卷十，頁 575-576。明·明河編，《補續高僧傳》，卷十一，頁 444。孫觀與大慧交往，見石井修道，〈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中）〉，頁 123。
- 51 石井修道，〈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中）〉，頁 129。
- 52 宋·孫觀撰，《鴻慶居士集》，〈序〉，頁 1。
- 53 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卷一，頁 667 下。
- 54 駒沢大学図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頁 54，496。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研究（六）羅湖野錄·感山雲臥紀談〉；《綱要·清規》，頁 633-635。
- 55 此文在宋代似乎置於筆記正文前。《叢林盛事》作者道融在 1197 年的自序中寫道：「瞌睡之餘，信手抽骨董箱，得江西瑩公所著羅湖野錄一帙。及開卷，首乃無著師之為序引」。宋·道融編，《叢林盛事》，〈序〉，頁 685 上。
- 56 石井修道，〈十一種宋代禪門隨筆集人名索引（上）〉，頁 175。椎名宏雄，《綱要·清規》，頁 627-630。
- 57 詳見拙文 Chao Zhang, “Chan Miscellanea and the Shaping of the Religious Lineage of Chinese Buddhism under the Song.”
- 58 Hsieh, “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 of the Sung Period,” p. 156。
- 59 有關「俞道婆」，見拙文張超，〈唐宋禪宗文學婆子形象之比較研究〉。
- 60 宋·曉瑩編，《羅湖野錄》，卷一，頁 375-376。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卷十，頁 351-352。
- 61 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卷二，頁 671 下。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卷九，頁 346 上。
- 62 宋·宗杲述，《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九，頁 934-935，〈答劉季高〉。石井修道，〈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中）〉，頁 111，113，127。
- 63 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卷二，頁 673 上。
- 64 同上注，頁 675 上。
- 65 石井修道，〈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中）〉，頁 111，〈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下）〉，頁 149。
- 66 石井修道〈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中）〉，頁 129。《續傳燈錄目錄》，卷三，

頁 29 上。

- 67 宋·宗杲述,《普覺宗杲禪師語錄》,卷二,頁 646 上,〈幻住道人畫像讚〉。
- 68 見 Miriam Levering, "The Dragon Girl and the Abbess of Mo-shan," pp. 24-27. Hsieh, "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 of the Sung Period," pp. 151-153.
- 69 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卷二,頁 283 中。
- 70 石井修道,〈大慧普覺禪師年譜の研究(下)〉,頁 173-175。
- 71 這三位女法嗣為覺庵道人祖氏、令人本明、成都府范縣君。宋·正受編,《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卷二,頁 281 下。
- 72 Levering 討論過宋代禪門用「大丈夫」、「丈夫」等男性化詞彙描述女禪師的現象。見 Levering, "Lin-chi (Rinzai) Ch'an and Gender".
- 73 宋·曉瑩編,《感山雲臥紀譚》,卷二,頁 671 下。